蜀山劍俠傳/03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九回　寶鏡散子母陰魂 諸劍仙鬥法完小劫　神雷破都天惡煞 一俠女輕敵受重傷

下一回▶

話說那曉月禪師見出去的人連連失利，火氏弟兄又死了二人，愛徒鹿清也被敵人劍光所斬，又急又痛，又愧又氣。當下不計利害，長嘆一聲，便把自己兩道劍光，運動先天一氣，放將出來。知非禪師、天池上人、游龍子韋少少、鍾先生四位劍仙起初不動手，原是厭惡慈雲寺這一班妖人，想借峨眉派之手除去他們。及至見出去的人死亡大半，曉月禪師又意在拼命，既然應約而來，怎好意思不管，便各將劍光飛起。這五人的劍光非比尋常，追雲叟怎敢怠慢，便同苦行頭陀各將飛劍放出迎敵。金光、白光、青光在空中絞成一團，不分勝負。這且不言。

那陰陽叟此來，原是別有用心。他也不去臨敵，祇把全神注意在峨眉派一干年輕弟子身上。他見朱文長得滿身仙骨，美如天仙，不禁垂涎三尺。借着一個機會，遁到朱文身旁，施展五行挪移迷魔障，將朱文罩住。正待伸手擒拿，忽地屁股上被人使勁掐了一下，簡直痛徹心肺，知道中了敵人暗算，顧不得拿人。回頭看時，掐他的人正是矮叟朱梅。心中大怒，便用他最拿手的妖法顛倒迷仙五雲掌，想將矮叟朱梅制住。他這一種妖法，完全由五行真氣，運用心氣元神，引人入竅，使他失去知覺，魂靈迷惑，非常厲害。纔一施展，朱梅哈哈笑道：「我最愛看耍狗熊，這個玩意，你就隨便施展吧。」陰陽叟見迷惑朱梅無效，又不住地眉挑目語，手舞足蹈起來。他這一種妖法，如遇不懂破法的人，祇要伸手一動，便要上當。朱梅深知其中奧妙，任他施爲，打算等他妖法使完，再用飛

劍將他斬首，以免他逃走，再去害人。猛見朱文朝自己走來，怕她涉險，急忙叫她回去。稍一分神，便覺有些心神搖搖不定，不能自主。暗說一聲：「好厲害！」急忙鎮住心神，靜心觀變。那陰陽叟見妖法無效，便打算逃走。朱梅已經覺察，還未容他起身，猛將劍光飛起，將陰陽叟斬爲兩截。祇見一陣青煙過處，陰陽叟腹中現出一個小人，與陰陽叟生得一般無二，飛向雲中，朝着矮叟朱梅說道：「多謝你的大恩，異日有緣，再圖補報。」原來他已借了朱梅的劍光，兵解而去。朱梅原是怕他遁走，纔一個冷不防攔腰斬去，誰想反倒成全了他。

再看戰場上，業已殺得天昏地暗。七手夜叉龍飛已經逃走。小火神秦朗，被鐵沙彌悟修、風火道人吳元智腰斬爲兩段。曉月禪師見秦朗被殺，自己一時不能取勝，分了一支劍光，朝吳元智飛來。吳元智斬了秦朗，正待回首，忽見曉月禪師劍光飛來，要躲已來不及，劍光過處，屍橫就地。悟修知道厲害，不敢迎敵，忙駕劍光逃回玉清觀而去。俞德與坎離真人許元通鬥劍，因爲紅砂早被苦行頭陀所破，僅能戰個平手。偏偏諸葛警我將病維摩朱洪斷去一臂，朱洪駕劍光逃走後，便又跑來幫助許元通，雙戰俞德。俞德見自己的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又見敵人添了幫手，知不是路，偷個空收回劍光，逃回西藏去了。鐵鐘道人獨鬥元覺禪師，正在拼命相持，忽見坎離真人許元通與諸葛警我跑來助戰，不禁慌了手腳。先是許元通青白兩道劍光飛去，鐵鐘道人正待迎敵，不想斜刺裏諸葛警我又飛來一劍，鐵鐘道人欲待收回劍光逃走，已是不及，被元覺禪師、坎離真人許元通與諸葛警我等三人的劍，同時來個斜柳穿魚式，將他斬成四截。他用的那一口劍，本是一口寶劍煉成，主人死後便失了重心，一道青光投回西北而去，從此深藏土內，靜等日後有緣人來發現。不提。

三位劍仙見敵人已死，便跑過來幫助元元大師同戰法元。那邊戰龍飛的各位劍仙，自龍飛逃後，便加入二老這面助戰。那七手夜叉龍飛是怎麼逃走的呢？原來七手夜叉龍飛獨戰峨眉各位劍仙，他見靈雲姊弟的劍光厲害，又加上素因大師的劍光是受了神尼優曇的真傳，非比尋常。後來醉道人及各位劍仙先後加入，未免覺着有些喫力。龍飛着了急，暗運五行之氣，披散頭髮，咬破中指，朝着他的劍光噴去。果然九子母陰魂劍厲害，不多一會兒，頑石大師與髯仙李元化的劍光受了邪污，漸漸暗淡無光。頑石大師知道不好，待飛身退出，稍一疏神，左臂中了一劍。金蟬看見頑石大師危在頃刻，將霹靂劍舞成一片金光，飛到頑石大師身旁，緊緊護衛，不敢離開一步。髯仙李元化見頑石大師受了劍傷，自己劍光受挫，四面俱被敵人的劍光包圍，難以退出。正在危機一發之際，忽見一道五彩光華，有丈許方圓粗細，從陣外照將進來。接着便見一個青衣女子，一手持着一面寶鏡，一手舞動一道紅光，飛身進來。

來者正是女神童朱文，那五彩光華，便從她那面鏡上發將出來。光到處，二百一十六口九子母陰魂劍，紛紛化成綠火流螢，隨風四散。衆劍仙見朱文破了九子母陰魂劍，立時精神抖擻，紛紛指揮劍光向龍飛包圍上來。那龍飛見頑石大師受傷，峨眉衆劍仙威風大挫，原是高興已極，滿打算將敵人一網打盡。忽見一道五彩光華從空而降，便知遇見剋星。急忙收回劍光時，已來不及，被那五彩光華破去二十一口。數十年苦功，付於一旦，心中又痛又急。知道再不見機，性命難保，忙帶着殘餘的子母陰魂劍，化陣陰風而去。等到衆劍仙包圍上來，他已走了。衆劍仙見頑石大師傷勢甚重，昏迷不醒，當下由醉道人、髯仙李元化二人駕劍光將她揹回辟邪村去，設法醫救。這裏衆人便去幫助二老會戰曉月禪師。暫且不提。

金眼狒狒左清虛、追魂童子蕭泰、無髮仙呂元子原是被赤焰道人強迫邀來，見赤焰道人一死，峨眉勢盛，知道難以討得便宜，不等交手就溜走了。這時戰場上，慈雲寺方面死的死，逃的逃，祇剩下曉月禪師、金身羅漢法元、天池上人、游龍子韋少少、鍾先生，與二老、苦行頭陀及各位劍仙拼命相持。曉月禪師見自己帶來的這許多人，不到幾個時辰，消滅大半，又是慚愧，又是忿恨。自己的劍光敵住追雲叟已經顯出高低，若非鍾先生的劍光相助，早已失敗。明知今天這場戰事絕對討不了半點便宜，祇是自己請來的幫手，都在奮勇相持，如何好意思敗走。後來見敵人的生力軍越來越多，聲勢大盛。那峨眉派中小一輩的劍仙，更是狡猾不過，他們受了素因大師的指點，知道敵人劍光厲害，並不明張旗鼓上前助戰，祇在遠處站立旁觀，看出曉月禪師等的一絲破綻，各人便把劍光從斜刺裏飛將過來。等到敵人收劍回來迎敵，他們又立時收劍逃走。曉月禪師等欲待追趕，又被二老、苦行頭陀同長一輩劍仙的劍光苦苦跟定。似這樣出沒無常，左右前後盡是敵人，把曉月禪師同金身羅漢法元累了個神倦力竭，疲於奔命。

不一會兒工夫，法元的劍光突被元元大師的劍光壓住。朱文在遠方看出便宜，將虹霓劍從法元腦後飛來。還算法元劍術高強，久經大敵，知道事情不妙，連忙使勁從丹田內運用五行真氣，朝着自己的劍光用力一吸，將元元大師壓住的數十道紅線，猛地往回一收，元元大師的劍光一震動間，被法元將劍收回。剛敵住朱文飛來的虹霓劍時，元元大師、素因大師兩口飛劍當頭又到。法元見危機四佈，顧不得丟臉，將足一登，收回他的數十道紅線，破空而去。衆劍仙也不去追趕，任他逃走了。

曉月禪師見法元被一小女孩趕走，更加着忙，暗罵道：「你們這一班小畜生，倚勢逞強，以多爲勝。異日一旦狹路相逢，管教你等死無葬身之地便了！」二老與苦行頭陀若論本

領，早就將曉月禪師擒住。皆因他請來的這四個幫手，俱是崑崙派中有名人物，知非禪師等的師父一元祖師與憨僧空了，俱都護短；況且聞說知非禪師此來，係礙於曉月禪師情面，非出本心。故不願當面顯出高低，與崑崙派結恨。知道曉月禪師早晚必應長眉真人的遺言，受石匣中家法制裁。此時卻是劫數未到，樂得讓他多活幾天。因此祇用劍光將他困住，卻由小一輩的劍仙去同他搗亂，讓他力盡精疲，知難而退。

誰知那游龍子韋少少卻錯會了意，疑心二老故意戲弄於他，不住地運動五行真氣，朝着他那口劍上噴去，同矮叟朱梅對敵。朱梅起初原和追雲叟一樣心思，後來見游龍子韋少少不知好歹，不禁心中有氣，暗想：「這樣相持何時可了？不如給他一點厲害再說。」便把手朝着自己的劍光連指幾指，登時化成無數道劍光，朝游龍子韋少少圍上來。正好素因大師趕走法元，又一劍飛來。韋少少慌了手腳，神一散，被朱梅幾條劍光一絞，立時將他的劍光絞爲兩段。素因大師的劍乘機當頭落下。朱梅見韋少少危機繫於一髮，不願結仇，急忙飛劍擋住。韋少少知道性命難保，長嘆一聲，瞑目待死。忽然覺得半晌不見動靜，睜眼看時，祇見矮叟朱梅笑嘻嘻地站在面前，向他說道：「老朽一時收劍不住，誤傷尊劍，韋道友休得介意，改日造門負荊吧。」韋少少聞言，滿面羞慚，答道：「朱道友手下留情，再行相見。」說罷，也不同別人說話，站起身來，御風而去。

曉月禪師見韋少少也被人破了飛劍逃走，越加驚慌。忽聽追雲叟笑道：「老禪師，你看慈雲寺已破，你的人死散逃亡，還不回頭是岸，等待何時？」曉月禪師急忙回頭一看，祇見慈雲寺那面火光照天，知道自己心願成爲夢想，不禁咬牙痛恨。當下把心一橫，暗生毒計，一面拼命迎敵，一面便把他師父哈哈老祖傳的妖術十二都天神煞使將出來。這十二都天神煞非常厲害，哈哈老祖傳授時節，曾說這種魔法非同小可，施展一回，便要減壽一紀，或者遭遇重劫一次，不到性命交關之際，萬萬不能輕易使用。今日實在是惱羞成怒，纔使出這拼命急招。當下將頭上短髮抓下一把，含在口中，將舌尖咬破，口中唸唸有詞，朝着戰場上衆劍仙噴去。立時便覺陰雲密佈，一團綠火擁着千百條火龍，朝着衆劍仙身上飛來。知非禪師等三人見韋少少已被矮叟朱梅破了飛劍，又悔又氣，又恨矮叟朱梅不講交情：「難道你就沒聽你們來人回報，不知我等俱是爲情面所拘，非由本意？」矮叟朱梅這一劍，從此便與崑崙派結下深仇。這且不提。

話說知非禪師、天池上人、鍾先生三人，雖然忿恨矮叟朱梅，但是皆知二老與苦行頭陀的厲害，萬無勝理，早想借臺階就下，正苦沒有機會。忽見曉月禪師使用都天神煞，知道他情急無奈，這種妖法非常厲害，恐怕劍光受了污染，便同時向對面敵人說道：「我等三人與諸位道友比劍，勝負難分。如今曉月禪師用法術同諸位道友一較短長，我等暫

時告退，他年有緣再相見吧。」說罷，各人收了劍光，退將下來。二老連忙約束衆人，休要追趕。

這時綠火烏雲已向衆劍仙頭上罩下，二老、苦行頭陀忙喚衆劍仙先駕劍光回玉清觀去。衆劍仙聞言，忙往後退。朱文倚仗自己有寶鏡護體，不但不退，還搶着迎上前去。誰想曉月禪師的妖法非比尋常，朱文前面綠火陰雲雖被寶鏡光華擋住，不能前進，旁邊的綠火陰雲卻圍將上來。矮叟朱梅見朱文涉險，想上前拉她回來，已來不及了。那曉月禪師施出妖法後，見對陣上衆劍仙後退，祇留下二老同苦行頭陀三人。當他正驅着妖法前進之時，忽見二老身後飛出個少年女子，手拿着一面寶鏡，一手發出一道劍光，鏡面發出數十丈五彩光華，將他的陰雲綠火衝開一條甬道。曉月禪師暗自笑道：「無怪他三人不退，原來想借這女子的鏡子，來破我的法術，豈非是在做夢？」他見正面有五彩光華擋住去路，便將身子隱在陰雲綠火之中，從斜刺裏飛近朱文左側，口中唸唸有詞，一口血噴將過去。朱文立時覺得天旋地轉，暈倒在地。曉月禪師邁步近前，正要用劍取朱文首級，忽見眼前兩道金光一耀，急忙飛身往旁邊一躍。就在這一騰挪間，眼看一個粉妝玉琢的小孩，手舞兩道金光，將地上那個女孩救去。他這十二都天神煞，乃是極厲害的妖法，普通飛劍遇上便成頑鐵，不知這個小孩的劍光，何以不怕邪污？好生不解。不由心中大怒，急忙從陰雲綠火中追上前去。正待在那小孩身後再行施法，忽然震天的一個霹靂，接着一團雷火，從對陣上發將出來，立刻陰雲四散，綠火潛消。同時天空中也是浮翳一空，清光大放。一輪明月，正從小山腳下漸漸昇起，照得四野清澈，寒光如晝。那曉月禪師被這雷聲一震，內心受了妖法的反應，暈倒在地。等到醒來時，已睡在南川金佛寺方丈室內禪牀之上。原來他使用邪術時，知非禪師等知他雖用絕招，仍難討好，不忍心看他滅亡，把數百年功行付於一旦，便在遠處瞭望。及至見他被苦行頭陀的太乙神雷震倒，知非禪師、天池上人雙雙飛到戰場，口中說道：「諸位道友，不爲已甚吧。」說罷，便將他夾在脅下，同了鍾先生，將他帶回金佛寺，用丹藥醫治，調養數月，纔得痊癒。從此，與峨眉派結下的仇恨愈發深重。這且不提。

至於金蟬何以不怕妖法，其中有幾種原因，待我道來。原來金蟬同朱文兩人，祇差三兩歲年紀。餐霞大師與金蟬前身的母親妙一夫人荀蘭因，原是同道至好，一個在九華，一個在黃山，相隔不遠，雙方來往非常親密。彼時金蟬與朱文都在六七歲光景，各人受了母親的傳授，從小就在山中學習輕身之術，兩小無猜，彼此情投意合。起初還是隨着大人來往，後來感情日深，每隔些日，不是你來尋我，便是我來尋你，青梅竹馬，耳鬢廝磨，一混就是十來年。二人天生異質，生長名山，雖不懂得甚麼兒女私情，可是雙方祇要隔兩三天不見，就彷彿短了甚麼似的。似這樣無形中便種下了愛根。妙一夫人與餐霞

大師知前緣註定，也不去干涉他們，任他二人往來自在，祇對於他們的功課並不放鬆就是了。他們這一對金童玉女，既有劍仙做母師姊妹，自己本身又是生就仙根仙骨，小小年紀便練成一身驚人本領。分住在黃山、九華這洞天福地的一雙兩好，每日做完功課，手拉手，滿山中去探幽選勝，鬥草尋芳，越嶺探山，追飛逐走。本不知道甚麼叫做男女之愛，那乾淨純潔的心靈，偏偏融成一片，兀自糾結不開。及至朱文中了藍梟的白骨箭，服了芝血以後，忽然大徹大悟。加以年事已長，漸漸懂得避嫌，不肯和金蟬親近。金蟬本有些小孩子脾氣，他見朱文無端同他冷淡，疑心是自己無意中開罪於她，不住地向朱文賠話。朱文總說：「沒有甚麼開罪。我近因自己本領不濟，要想用功練劍，沒有工夫再陪你玩，請你不要見怪。」金蟬聞言，哪裏肯信，仍是時常問長問短。朱文見他老是麻煩，後來索性不見他面，也不到九華來玩。金蟬本是小孩脾氣，也賭氣不再尋她。朱文又覺好端端地拒人於千里之外，未免叫人難堪。可是金蟬不來，也未便再去尋他賠話。後來靈雲姊弟奉了母親妙一夫人之命，叫他二人同白俠孫南到黃山見餐霞大師，約朱文同女空空吳文琪下山，到成都參加破慈雲寺。等到破寺之後，各人不必回山，就在人間修煉那道家的三千外功，順便替漢族同胞出些不平之氣。五人領命下山時，金蟬見朱文仍不大理他，又難過，又生氣。且喜到了成都，同門小弟兄姊妹甚多，尚不十分寂寞，索性同朱文拗到底，看看誰先理誰，二人平日大不似從前親近。此次同慈雲寺一干人交鋒，金蟬見朱文到處立功，爲她高興。當他知道今日敵人方面能手甚多，又替她擔心。後來會戰曉月禪師同崑崙四友，小輩弟兄們受了素因大師的指教，祇在遠處放放冷劍，並不上前。靈雲更是怕金蟬涉險，寸步不離，他連飛劍都使不出去。正覺着沒有興味，忽見慈雲寺火光照天，接着崑崙四友收回劍光，曉月禪師施展妖法。靈雲正要拉金蟬回辟邪村去，偏偏朱文倚仗天遁鏡，可以以正壓邪，便飛身進入陰雲綠火之中。矮叟朱梅一把沒有拉住她，知道朱文危險，忙喊苦行頭陀快破妖法，不然朱文性命難保。金蟬一聽是朱文性命難保，一着急，也顧不得說話，腳一蹬，也飛進綠火中去。此時朱文暈死在地，正趕上曉月禪師放出劍光，要取朱文的性命。金蟬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劍光一指，兩道金光如蛟龍一般，飛向曉月禪師頭上。就在曉月禪師一騰挪間，就地上抱起朱文逃將回來。還未到達地點時，那苦行頭陀已將太乙神雷放出，破了妖法。曉月禪師卻被知非禪師、天池上人等救回山去。

金蟬忙看懷中的朱文，已是面如金紙，牙關緊閉，一陣傷心，幾乎落下淚來。矮叟朱梅忙道：「爾等休得驚慌，快揹回觀中去，等我回來時再說。」正說着，忽見慈雲寺那面一朵紅雲，照得四野鮮紅如血。二老見狀大驚，忙對衆人說道：「各位道友同門下弟子，一半將吳道友屍身擡回玉清觀去，一半速將戰場上死屍化去，再行回觀。對於受傷的人，不要驚慌，等我三人回來再說。」說罷，二老與苦行頭陀將身一晃，頃刻間已到了慈雲

寺內。

這時破寺的幾位劍仙，正在九死一生之際，見二老與苦行頭陀到來，心中大喜。同時又聽空中一聲佛號，聲如洪鐘，一道金光過去，又降下一位女尼姑來。敵人見憑空來了這幾位前輩有名劍仙，有知道厲害的，一個個四散奔逃不迭。這是怎麼回事呢？這一情節熱鬧，頭緒繁多，作者一支禿筆，大有應接不暇之勢，所以有的須用補敘之筆。這一回結束之後，便要歸入峨眉七友七個小劍仙的本傳，較諸以前回目尤爲驚險新奇。這且不言。